

中原
作家文丛



李

佩甫

LIPEIFU

小说自选集

河南文艺出版社

原
作
家
文
丛

李佩甫 小说自选集
LI PEI FU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佩甫小说自选集/李佩甫著. -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1998.11

(中原作家文丛/杨贵才,孙鑫亭主编)

ISBN 7-80623-123-4

I. 李… II. 李…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4984 号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安阳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年2月第1版 1999年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3
字数 299000 印数 1—4000册
定价 17.4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中原作家文丛》

编委会

主 任	林炎志	
总策划	刘海程	
编 委	林炎志	刘海程
	邓本章	田中禾
	杨贵才	孙鑫亭
主 编	杨贵才	孙鑫亭

序

人到了中年,家的概念就很模糊。妻子儿女是家,年迈的父母也是家,家在两个城市,就成了一种牵挂。一个人既做儿子,又做父亲,也不能不跑呀?得来回跑。跑着跑着,一日日,就跑出了一些文字。

记得是三月,为探望病中的父亲,又回家乡去了。那是一座古老的城市,说起来也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下了车,走在街上,就觉得这城市是一天一个样,日见鲜丽了。大街上到处都是颜色,到处都是声音,到处都是广告,铺天盖地的烧眼。走在林立的广告牌下,不知不觉就来到了父亲住的那家医院门前。医院旁边有个厕所,当我要进去方便的时候,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那是一个老人,老人在厕所旁的小桌旁坐着,正在向进进出出的人收费……我一下子怔住了。这人竟是我熟悉的一位师傅。他曾是一家工厂有名的师傅!他坐在那里,很平静地对一个人说,同志,你还没交费呢。那人说,小便也收费?他说,小便一毛,大便两毛。他是笑着跟人说的。我知道他曾是一个大工匠,在一家工厂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在那家工厂里,他曾是非常受人尊重的。看见

我,他笑了,说,回来了?我说,回来了。看着他那苍苍的白发,我问,怎么?厂里……他笑了笑,说,开不下支了。说了,就再没有话。没有埋怨,也没有牢骚,淡淡的。我看着他,心里一时涌上了一阵感动。我在老人身上看到了一个“活”字。这是一个小小的“活”字,一个平平淡淡的“活”字。很多人都穷其一生在追寻那个“大”,而在这里,我看到了一个静静的“小”,就是这个“小”,让我感受到了一种有尊严的高贵。

应该说,这就是我写“学习微笑”的最初灵感。

在这个集子里,集中着一些我对城市的感受。那一篇一篇的文字,也集中了我在一段时间里认识上的变化。很久了,我一直在城市里流浪。我常常觉得我不属于城市,城市离我很远,我也很孤独啊。顺一些文字出来,是想给我自己暖路的。如果是有缘的人,偶尔见了,也不要见笑。我觉得,人是不可超越过程的。人是在一次次的背叛中成长的。时光日日新,人一天天旧。可天活着,人也好好活吧!

这也叫序么?



目 录

序	(1)
学习微笑	(1)
满城荷花	(42)
钢婚	(57)
车上没有座位	(72)
女犯	(88)
燃烧的夏天	(153)
小小吉兆村	(223)
红炕席	(264)
小城书柬	(276)
天眼	(334)
蚰蚰	(352)
我们锻工班	(364)
连环套	(379)
带锯痕的树桩	(385)
十辈陈轶事	(397)
李佩甫创作年表	(409)

学习微笑

刘小水眉心有一颗痣，于是，她被厂里抽出来了。

刘小水是食品厂糕点车间的女工。那天，她正站在案子前炸梅豆角，手里拿着油乎乎的笊篱，火太烤，她不经意地转过脸来，用手背捋了一下头发，不巧正好被厂办主任看见。厂办主任一眼就看见了她眉心的那颗痣。厂办主任说：“你，说你呢，过来一下。”

刘小水手里抓着笊篱，迟疑了一下，问：“说我呢？”说着，又望了望站在一旁包角儿的组长。组长接过她手里的笊篱，说：“去吧，你去吧。”于是她就去了。

刘小水长得并不算十分好，嘴唇厚了，颧骨略高，人也有些木相，两只眼睛大也算大，就是呆，还一脸忧色。可她眉心有颗痣，那脸就活了。你也说不出她哪儿好，就觉得有一种什么东西，在悄悄地打动你，叫你不由想看她一眼。

同时被挑出来的还有七个女工，自然都是些厂一级的鲜艳。刘小水算是第八个，也是年龄最大的一个。厂里决定让她们去学些礼仪，好接待来厂投资的港商。

“礼仪”是由市文化馆的老师承包的，说是每人三百，厂里穷，

最后搞价搞到二百五。拿钱时又落到一千八。一千八百块钱拿过去之后，就开课了。教礼仪的老师姓冯，是一位很高傲很负责任的女性。她讲的第一课是微笑。她说：“知道什么是微笑么？微笑是一种艺术。是一种具有穿透力和征服力的艺术。微笑表现的是一种自信，一种女性特有的魅力。在公众场合，它可以产生慑人魂魄的效用。微笑可以有千万种功能，它可以是热性的，也可以是凉性的。热性的，可以烧穿人的五脏；凉性的可以使人冻结，使人望而却步。你们知道蒙娜丽莎么？谁知道蒙娜丽莎？不知道？没人知道……”

女工们有人在下边小声议论说：“是不是一个姓蒙的演员，好像有一个蒙古演员……”

老师摇了摇头，说：“不知道不要瞎说。这是一幅画。一幅以微笑而著名的世界名画。这幅画就叫蒙娜丽莎的微笑。那是一种穿越时间穿越国界的微笑，是永恒的微笑……”

接下来，老师开始指导微笑了。老师让她们站成一排，一个个练习微笑。老师说：“笑一笑。”她们就一个个轮着笑，有的嘴张得太大，有的笑得太大响，有的不好意思，扭着腰笑，一个个都不太合格……老师就一个一个给她们以指点。老师说：“你，笑得有点过头了。微微的，要微微的……你呢，目光要温柔，不要浮。对了，要含蓄。还有你，笑得太空了，你懂得我的意思么？你的笑里要装上东西，笑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

轮到刘小水的时候，老师看了看她，说：“你笑一笑。”

刘小水就笑笑。可她一笑，泪先下来了。

老师说：“你怎么连笑都不会？”

刘小水不好意思地擦了一下脸，说：“我会笑，只是笑不好。”

老师看了看她，说：“你有一颗痣，这很好。你很有魅力。你笑



一笑。”

刘小水就再笑。老师摇摇头说：“不行，这样不行。你还是不会笑。你的眼没有笑，光张嘴不行，要学会用眼睛微笑，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你要把窗户打开……”

刘小水的眼睛也跟着睁开，对着老师笑……

老师吓了一跳。老师说：“你还是不会笑。听我说，要自信，一定要自信。你闭上眼睛，跟着我默念，春天来了，花儿开了，鸟儿叫了，天空多么晴朗……”

刘小水就跟着念……

老师说：“好一点了，稍稍好一点了，对……”

老师突然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刘小水想起来了，她知道她在哪儿见过这位老师。她只是舔了舔嘴唇，她的嘴唇有点干。

马上就有一位叫李月琴的年轻女工报告说：“老师，她叫刘小水，是糕点车间的。她很会做点心，差一点就当上技师了……”

老师喃喃地说：“噢，刘小水，好像在哪儿见过，记不起来了。”接着，她又说：“刘小水同学。你要好好练习，你真的很有魅力……”

刘小水不知道什么是魅力，又是不好意思地舔了一下嘴唇。

老师说：“你的魅力就在你的厚嘴唇上。你要记住这一点。”

女工们哄地一下都笑了。老师说：“好了，别笑了。让你们笑你们不笑，不让你们笑，你们又笑……”

老师对众女工说：“不要小看微笑。我告诉你们，微笑其实是一种生活品位的体现。不是谁不谁都会微笑的。不过……”老师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涩涩地说：“我拿了你们厂的钱，我现在要告诉你们一个小窍门。人都有不想笑的时候，不想笑也不要紧。如

果在一些场合，在一些不想笑又必须微笑的场合，你就微微把嘴张开，露三分之一牙，注意，是三分之一弱，这样你就会带出一些笑意……”

接着，老师给她们每人发了一面小圆镜子，让她们回去后自己练习。老师说：“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下边练习走猫步……”

二

临近中午，刘小水骑车来到了市医院的门前。她把自行车扎在了看车的老太太那里。老太太正忙着挨车挂牌，挂到她的跟前，抬头一看是她，就把牌重又收了回来，老太太不收她的看车费，自然也不挂牌。老太太说：“喂呢。”

她就说：“喂呢。”说着，就急急地往公共厕所跟前跑。

公共厕所前摆着一张收费的小桌，她的苍老的母亲就坐在小桌的后边，母亲旁边是一个小孩车，车里站着她那八个月的孩子。有风刮过来了，荡起一片腥腥的灰尘，母亲的脸色很脏，孩子的脸也很脏，她的母亲一边收费一边摇着小孩车照看她的孩子。孩子许是饿了，在车里一窜一窜地动着，哇哇乱叫。母亲看了她一眼，说：“你看你。”说着，就站起身来。

刘小水没有答话，就探身上前抱起孩子，顺势坐在母亲让出来的椅子上，把孩子往怀里一横，飞快地解开胸前的扣子，把奶头塞进孩子的嘴里……这一切她都做得很从容很自然。而后，她抬起头来，望着医院门前的马路。中午了，正是下班的时候，马路上行人很多，自行车像河水一样淌淌的从眼前流过。有很多行人的眼睛一闪一闪的在眼前晃，她觉得那些目光正在注视着胸前露出来的一点点乳房……她仅是把衣服往下拉了拉。

母亲的目光从她头上漫过去，望着一个从男厕所走出来的男人，说：“那事咋样了？”

她说：“还那样。”

母亲说：“不是就一回么？”

她说：“就一回。”

母亲说：“要多少啊？”

她说：“三千。”

母亲说：“你说说，这算咋回事哪？”

她说：“交了钱的，都回来了……”

母亲说：“看看你这一家，看看这一家人……”

她说：“也不全怨他。是我让他去的。车间主任叫他，他能不去么。他说要去团结团结人家，我说你去吧。赶上了，也没有办法。”

母亲说：“厂里，就不能……”

她说：“厂里不知道，我没让厂里知道。厂里三个月没有开工资了。厂长一直在跑合资，如果能合资就好了。厂长在会上说，跟港商合资后，至少月工资一千……”

这时，母亲突然跑起来了。母亲跑上去拽住那个从厕所里走出的男人，小声说：“同志，同志，你还没给钱呢。”

那人一边走一边说：“小便，小便也收钱？”

母亲陪着笑说：“小便一毛，大便两毛……”

刘小水小声说：“妈，没钱就算了。”

母亲也说：“要是真没钱就算了……”可她仍在那人跟前站着。

那人转过脸来，望了母亲一眼，说：“我说没钱了吗？有钱。”说着，从兜里抽出一张一百元的票子，随手扔在了地上，说：“找吧。”

刘小水再次说：“妈，没钱就算了。”

母亲望着那人，很勉强地说：“你真没零钱？要真没就算了。”

那人说：“没有零钱。你找吧。”

母亲再次看了看那人，默然地从地上捡起钱，匆匆地向路边的一个水果摊前奔去。母亲跑动的姿势很像是一个陀螺……

母亲终于把钱换开了。她走回来，把一毛钱的纸币放在桌上的纸盒里。刘小水看见那一毛钱脏兮兮的。于是，她不由得张开嘴，舔了一下嘴唇。舔嘴唇的时候，她突然想起了老师，她的确见过文化馆的这位老师，那是几个月前，她就坐在这里给孩子喂奶，一边喂奶一边替母亲收费，她收过老师一毛钱……当时，老师看了看她，老师穿得光鲜鲜的，那目光有一点那个，看得她很不好意思。接着，她又想起了老师的一句话：“三分之一弱……”这时，母亲看了她一眼，说：“你笑啥？”

刘小水赶忙说：“我没笑。”

母亲说：“你看你。”

刘小水说：“妈，我没笑。”

母亲说：“是嫌丢你的人了？是不是嫌丢你的人了？要嫌丢人你把孩子弄走，别往我这儿放……”

刘小水心里一酸，说：“妈，我真没笑……”

母亲说：“你想想，你哥，你弟，啊？你妈抱着摇钱树呢？你把孩子抱走吧，我谁也不给恁看了……”

正说着，父亲从医院里走出来了。父亲脸上喜滋滋的。他随手把一张五元的票子扔在桌上的钱盒里，说：“一个肝癌，早上断气了。洗洗，穿穿，给了十块。医院扣去五元。”说着，就弯下腰，从刘小水怀里接孩子，一边伸手一边说：“来吧，乖乖。”

刘小水看着父亲的手，父亲的手很粗。父亲曾是八级车工，退下来了，厂里却开不下工资……父亲老了，父亲的胡子很白。刘小

水望着父亲,小声说:“爸,你洗手了么?”

父亲有点尴尬。父亲慢慢缩回手,说:“你看你,我会不洗手?”过了一会儿,父亲又说:“人死了,细菌也就死了。”

母亲不愿意了,母亲紧绷着脸说:“抱走,抱走,赶紧抱走。你爸这么大岁数了……”

父亲马上说:“算了,算了。抱走咋办?她公公那样……把孩子给我吧。”

刘小水没有把孩子递给父亲。她把喂饱奶的孩子重又放进小孩车里,说:“爸,你累了。让他自己玩吧。”而后,她站起身来,说:“妈,我走了。”

母亲不说话,母亲一句话也不说。

父亲说:“走吧,你走吧。回去还得给你公公做饭呢。”

她走了几步,听见父亲气喘喘地从身后赶了上来,父亲摇着白苍苍的头,一句话也没说,把五块钱连同—叠毛票塞到了她的衣兜里。她刚想说点什么。父亲说:“走吧,快走吧。”

骑上车,蹬了几圈,刘小水回过头来,阳光下,她看见儿子在厕所门前的小孩车里站着,在一片明亮的臭哄哄的空气里,父亲蹲在车前逗孩子玩,孩子的小脸红扑扑的,在笑……

拐过路口,她停住车子,蹲在地上,“哇”一声吐出来了。她觉得今天的尿臊味特别重……

三

下午,仍是练习“猫步”。“猫步”之后是“三步”、“四步”……

老师说:“走猫步的要领是高贵。要昂首挺胸,面带微笑,走出优越,走出高贵……”

可刘小水却趁上厕所的机会溜出来了。她先是跑出去给公公送了一趟汽水。公公也是退休工人，两年前得了脑血栓病，半身不遂，治了一段，没有治好，厂里就拿不起医疗费了。后来又在家里吃中药，吃了一段时间，却仍是半边身子能动半边身子不大能动。如今他在电影院旁边卖汽水。

当她来到电影院旁边的时候，看见公公正在为一个买汽水的孩子开瓶。公公的身子在开瓶时歪成了一个倾斜扭曲的支架。他一只手高高地半蜷着，那是一只僵硬的不听使唤的手，那不顺遂的胳膊就像是只断了弦的弯弓；公公的另一只手却紧贴在汽水瓶上，手腕子一压一压，看了让人心酸；最用劲的是他的下巴了，就好像是那个下巴在启那个瓶盖，他的下巴紧紧地绷着，绷成一斜一斜的肉棱，肉棱子一紧一紧的脉跳着，看上去惊心动魄。她赶忙走上前去，说：“爸，我来吧，我来。”

公公斜斜地看她了一眼，却没有松手。公公仍在开那个瓶子。公公曾是八级钳工。他一直在开那个瓶子，大约有半分钟的时间，他终于把汽水瓶子打开了，而后他很快地转过脸去，背对着那孩子，用含糊不清的语音说：“喝。”

刘小水默默地望着公公，没有再说什么。她知道公公背过脸去的原因是怕吓着那孩子……

这时，她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衣兜。有一段时间，她总是不由地要摸摸衣兜。那时候，她的衣兜里时常装着一叠子公公看病的报销单据，那一叠子小纸都快在她的兜里磨烂了。大约在两年的时间里，她每天下班后都要去堵通用机械厂那个大背头厂长。她站在厂大门口等过，也在厂办公室门前候过，常常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候也到厂长家门口堵他。找得那大背头厂长一看见她就躲。有一次，天刚蒙蒙亮，她终于在厂长家门口把他堵住了。厂长

刚刚起床，厂长提着裤子说：“你怎么这样？你怎么能这样？我们厂光偏瘫的就十八个，家属一个个都来堵门子，还让我活不活了？！……”可还是有一叠子小纸没有给报销，那都是钱，是借的钱。

公公是个病人，按说是不该让他出来的。不管怎么说，都不该让他出来做这种事。可公公是个倔人，他非出来不可，她也没有办法。她惟一能做的，就是抽空给公公送趟汽水。送汽水也是为了还债，她觉得她是欠公公什么。自从有了那件事之后，她就觉得她欠了什么……

如今，她最害怕上街。走在大街上，她会有一种老鼠的感觉。阳光很好，她却成了一只老鼠。她脑海里常常出现一双老鼠的眼睛。那是童年里的一只老鼠。那只老鼠被邻居家的孩子捉住了，而后把它泡在油桶里，接着又点着了火，在人们的围观下，那只满身是火的老鼠在街上窜来窜去。那时她还小，一出门就撞见了那只带火的老鼠，老鼠望了她一眼……现在，她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只着了火的老鼠。街上的生活，还有那些声音那些颜色都是很烧眼的。她已经很久没有进过大商场了，她是不敢看，不敢看那些摆在柜台里的东西。东西真好，真艳，也真贵，她害怕那些东西。她觉得那些东西能吃人，那些东西会把人活吃了。

在骑车回去的路上，刘小水心里说：“我不能再去笑了。我笑得不好，我不去笑了。”这么想着，刘小水又回到了厂里。她走进车间，对正在包角儿的组长说：“吴姐，我不去了，我不想去了。你给厂里说说，换个人吧。”

组长转过脸来，看了她一眼，赶忙说：“别，你可别。千万别……”

刘小水说：“我真的不想去了。”

组长四下看了看，忙把她拽到一旁，小声说：“水，你傻呀。你知道，如今梅豆角滞销。有钱的都吃高级点心去了，没钱的连梅豆角也不吃了。听小道消息说，你别问是谁说的。厂里跟港商合资后，立马就裁人。只留一半人。厂长正在广州跟人家港商谈判呢。将来不知道会裁到谁，你想想……”

组长又说：“我是为你好。”

刘小水舔了一下嘴唇，愣愣地站了一会儿，说：“那，我还是去吧。”

组长望了望她，说：“你男人……出事了？”

刘小水脸上一紧，忙说：“没有呀。好好的，上着班呢。”

组长又看了她一眼，说：“你知道，我也不是好事的人。所里（派出所）来人了……”

刘小水望着组长，过了一会儿，轻声说：“吴姐，你别跟人说。”

组长说：“我不说。我不会说的。”

刘小水望着组长。

组长说：“来人是找你呢。戴着大盖帽，在车间门口问，刚好让我碰上。他问谁是刘小水，我说刘小水没来，刘小水抽出来了。他就说，你告诉她，让家里赶紧送钱，不送钱，他们就不放人。他说，没钱他们是不会放人的……”

刘小水不吭了。好一会儿，她又说：“吴姐，你别跟人说。”

组长再次说：“你放心，我不说。”而后，组长问：“多久了？”

刘小水说：“半个月了。”

组长问：“啥事？”

刘小水说：“也没啥事。”

组长说：“我不说，我不会乱说的。”

刘小水说：“车间主任说让他去玩玩，他就去了。”